



管子全書

重訂

十九之二十

地員
弟子職
言昭
論海
論氣
論衡
論法

13
3561
10



門口 13
號 3561
卷 10

朱長春評禹
貢職方質而
古管種地理
文而奇皆九
州之內正志
也其外則山

管子卷第十九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禱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

施者。大尺之名。其長七尺。

賣田。

悉徙。

賣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

五種無不宜。其立。

后而手實。

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春通瀆田以下。屬五施。赤壚以下。屬四施。黃

管子

卷十九

分類 3.1
卷号 132(19)
通卷

50 6962

海地員山海
以外荒神惟
此以輿內維
物文章款品
古言地止此
其後則水經
註
趙用賢評言
居是土之民
其語音合於
角聲

管子 卷十九
唐以下屬三施。下植以下屬再施。黑埴以下屬一施。五土唯五施。最為土厚水深。吉土之氣王。宜立國都。建君而平其實。其水宜蚺菴與杜松。蚺菴木名也。其草宜

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

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呼音中角。謂此地號

其水倉。其民疆赤墟。歷疆肥。歷。蹀也。疆。堅也。五種無不

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

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

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也。唯宜黍

稂也。宜縣澤。常宜縣。注而澤。行廡。音。廡。土既虛脆。不堪版築。故為行廡及籬落也。

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廡。其地遇潤。則數頽毀。其草

宜黍稂與茅。其木宜樵擾桑。樵。木名。擾。柔也。又曰柔桑也。見是土也。

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

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糗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

與麥。其草宜蕘藿。其木宜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

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

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萍菹。萍菹。草名。其木宜白棠。見是

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

而苦。

沈氏新評曰
五施而至一
施亦隨地深
而異后之二
十施亦然

趙用賢評言
五七之民語
音合乎五音
所謂中平五
音之聲響又
似乎猪馬牛
羊雉之鳴各
有不同今以
五音想像合
之良然可見
古人譬物之
精妙處
揚慎評律度
量衡俱生而
黍故從審音
以辨泉清濁
淺深理歸一
致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
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
以鳴音疾以清續按此言呼以聽土地之音非謂他音皆然凡將起五音
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
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
九也又九九之為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
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三分而益之以一為
百有八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不
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
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
七十是商之數也

朱養純評五
音之語因土
成響是至理

蘇軾評改正
不必山海經

揚慎評青山
青龍所居是

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
羽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二分去其乘適足
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墳延者六施六七
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陝之芳七施七七四
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
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
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
山十一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
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
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

為東方木庚
乃西金庚色
白金性剛此
山若下見堅
白之土是木
受尅而先枯
金匣子以自
養故不可得
泉也其云灰
壤給奴灰即

管子

卷十九

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春通庚金剛不可

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赤壤赤壤勢山十七施百

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清商神陛

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

可得泉言有石駢密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

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

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春演自墳自陵

得泉已四矣又一加十四丈而高陵土山反不言無

泉何也地經曰山之吉者地泉鍾於下靈光發於頂

故高山之首多生雲烟降雨澤蓋地為坤山為艮

剛柔一高一下其培塿陵丘迤迤帶者在坤艮之

間非氣所鍾也山上出泉地經曰天池往往鍾靈為

吉土今名山至高多有之其旁其側則其脈氣所落

而結也故天眼石井珠簾瀑布玉乳玉潭龍湫虎跑

蛟飛杖錫或天生或人力或神通其泉多名飲之益

人冬夏常注大旱不竭上頂氣仰而升故得泉淺俯

氣在中側氣在下五泉者山經三穴之法也凡土與

山得水為上相者眠就乾濕視此為其地不乾其草

進退地之氣在焉氣合理曰地理

如茅與走如茅走其木乃楠楠木鑿之二尺乃至於

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蕪其木乃柳鑿之

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

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其草菀與

薺音薺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

姚樞評甫一
讀似擊乎鼓
之軒乎舞之

管子

卷十九

四

側其草。藹與萋。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

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其草。宜其穀造成也。或高

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藿。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藿之下。藿即鬱也。莊周所

謂鬱也。藿下於萋。萋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藿下

於萋。萋下於芥。芥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音追。荒

蔚草也。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

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

常而物有次。群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

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朋。朋如

劉勰評葉藿等草名有十

揚慎評蘆辨于五行管子天下才其于

五方燥濕之宜。歷指陳如季札觀樂也。

朱養和評以後每段俱有

沈氏新評土亦有五色俱從金木水火土來物之生

振切。剛而不韙。韙韙不溲車輪泥溲不汚手足。其種大重

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

隕。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

槩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群木蕃滋。數大。條直。以

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

龜。櫛櫓。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

之氣。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

夷。妬。夷平也。妬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格謂堅

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

冠種類亦隨以變
張嶠評從粟上推五沃

葉水心評轉韻成句帶似賦體

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忒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忒密也。橐土。謂其土多窳。穴若橐多窳。故蟲處之易全。杰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其種大苗細苗。舛音莖黑秀箭長。舛即赤也。箭長。謂若竹箭之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櫨。扶音無。櫨音春。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

趙用賢評類作類疏節也。言大麻疏美無疵節小麻條理易治故如練絲也。

曾彥評從五沃推五位

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藿。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欲有施與。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生。疇。隴也。謂為隴也。蓮與麋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瘡。醒。疥。首疾也。醒。酒病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濕。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蓀。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塌不灰。塌。謂堅不相著。青。杰以落。音及。謂色青而細。窳。和落以相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舛。莖白。秀。五

朱養和評上
五粟五天不
言山此言山
之淺莫未旁

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墮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

求龜求龜亦竹類也猶檀其山之淺有籠與斤籠斤並古草名羣木

安遂條長數大安和易遂歲長數謂速長其桑其松其杞其苴木

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棟音煉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

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臬臬猶顛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

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芩及彼白昌山藜葦苳羣藥

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澆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

安遂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爲生既有康廕又且多鹿其泉青

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廉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

曾彥評從五位推五隱土

狀至此始言色

曾彥評從五位推五隱土

澤而和

曾彥評從五位推五隱土

其堅碎

曾彥評從五位推五隱土

其堅碎

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落地

也青沐以肥芬然若灰芬然壤起貌其種樞葛杜莖黃秀

也衣青沐以肥芬然若灰起貌其種樞葛杜莖黃秀

也衣青沐以肥芬然若灰起貌其種樞葛杜莖黃秀

也衣青沐以肥芬然若灰起貌其種樞葛杜莖黃秀

也衣青沐以肥芬然若灰起貌其種樞葛杜莖黃秀

也衣青沐以肥芬然若灰起貌其種樞葛杜莖黃秀

也衣青沐以肥芬然若灰起貌其種樞葛杜莖黃秀

也衣青沐以肥芬然若灰起貌其種樞葛杜莖黃秀

也衣青沐以肥芬然若灰起貌其種樞葛杜莖黃秀

草名。忍葉如藿葉以長。狐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

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

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恣五恣之狀。廩焉。

如盤盤猶疆也。春通。下有糠以肥。此盤與濫同。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

舛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

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恣土之次曰五。纏音盧之狀。

疆力剛堅。其種大邶。鄆。細邶。鄆草名。莖葉如扶櫛扶櫛亦草名。

其粟大言其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纏

土之次曰五。盤五盤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

曾彥評從五
浮推五恣色
黃而虛

曾彥評從五
恣推五纏音
剛經也

曾彥評從五
纏推五盤

曾彥評從五
纏推五剽

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

分之三。盤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

謂其地色青紫若脈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

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厲踊起也。其種大蕘。細

蕘蕘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塌五塌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

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木名。黑莖黑

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

曾彥評從五
剽推五塌累
重而不輕揚

曾彥評從五
場推五穀

種二十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

曾彥評從五
猶推五壯

名草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

曾彥評從五
壯推五殖

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

曾彥評從五
殖推五穀

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

曾彥評從五
穀推五息

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瘠其種屬膳草名黑

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
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婁婁然疏也不忍水旱
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六穀土之次曰五息五息之狀堅而不幣雖堅不

曾彥評從五
推五築

幣也其種陵稻陸生稻謂黑鷲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

三土以十分之七息土之次曰五築五築之狀甚鹹

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

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

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朱長春評不攬天官不知天之變也不讀地員山經不知地之變也不知其變不知其大山經簡而穆志惟於夷上古之文也地員博而奇衍夷為惟中古之文也雖然其非管氏書耶管子東表之人也仕不歷數國位不編九服車不通于五方四寶譯不至於九重八荒以手實七尺而二十施五山十一草九州三土九十物臚列而標命之晰如也得乎通天地人曰儒三代之上春秋之間必有廣

與辨土定方之家。自有一種物宜地利之書。以教民樹藝。而安居其餘。耶秦不火者。樹種之書。後世最淺近。有田家五行。與小正並行。而圖經本草。穀木花果譜。各亦有別傳。則古之地。職來久矣。神禹聖童八年四載。以奠九州。其志於貢者。經于山海者。外傳于其經傳所不盡。或又從而收志之。則地員又山經之支疏也乎哉。非此一神一聖。隨刊濬封。涉歷胼胝。從其施。尺以載所見。分所員。後世更誰有足迹。徧天下者。又安條其土泉草物。縷縷而眉列之。則夢與。其傳說。寔言與。先王之制。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其大畧。余未有如此詳者。周禮冬官。缺此地員諸篇。凡言水土。可為補外。

朱長春又評。自六施至二十。而首自五施。反至一施。土之善。維五得氣。不及已淺。過已深。然五土五音。民之常居也。故同命土。無別名。墳延以下。有名。以土合音。以音侯土。以人音合樂音。故

之後。先叙叶五。聽歸本五音。然後順次十五。變。則畧矣。攬者以陸離錯雜。日文奇。不知奇故無奇。理合爾。

弟子職第五十九

禱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所受是

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柔孝悌。毋驕。持力

驕而恃力。則志毋虛邪。虛。謂虛偽。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

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也。夙興夜寐。衣帶必飾。

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春通極。止至善也。古

大小學。一於極。唯虛受極。

梅士享評此篇詳于幼職而畧于聖功

沈鼎新評毋庸二語已具

大人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梳盥漱掃席前曰拚盥潔手漱脣口執事

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盥而

徹盥謂既盥而沃拚正席沃拚謂沃水而拚也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

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謂變其容貌受業之紀必由長

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從長始一之外則不然

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以為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

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興後至就席挾坐則起挾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

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續按弟子使令不放

程敏政評可
以去忌去驕

高正評復業
問疑是大學
問

也。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

求雖不得必當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選具其食。攝衽盥漱。跪

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

先菜羹先菜後肉。羹載中別載謂肉而細切。載在醬前遠載近醬。

食之。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合成方也。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

酒右醬左酒右醬陰陽也。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叶三飯

毀叶也。左執虛豆。右執挾七者所以載鼎實故。周

還而貳貳謂再益。唯兼之視食盡日兼。同兼以齒齒類也謂食者則上其所

何俊良評古
謂云兼唯
兼食不足每

也此亦其意

沈維垣評食必以禮盡其道

盡之類而進積按齒次序也。如菜肉同盡則先益菜後益肉也。春通記長者舉未醜少者不敢飲又君未覆手不敢殮此同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有兼以齒之禮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是再益之剛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既食畢掃席前并搜斂所祭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飯必捧擊羹不以手當以手拚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呼覆手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振衽掃席謂振其底衽以拂席之汚已食者作振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并謂藏去也凡拚之道實水于盤

朱養和評古入直酒掃自有節度

趙用賢評古者束薪蒸以

攘臂袂及肘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寬故播散而灑室中灑故握手為掬以灑執箕膺楪厥中有帚楪舌也既灑水將掃之故執箕以舌自當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謂倚箕於戶側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謂從前掃而却退也聚於戶內謂聚其所掃之穢壞於戶內也坐板排之板機時以手拚之也以葉適已適已猶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辭之令止也向已也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春通坐古作跪遂出弃之既撓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暮食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

為燭故為之
薪蒸細薪也
稍寬其束使
其蒸間可各
容一蒸以通
火氣又使已
燃者居上未
燃者居下則
火易然也

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設燭之束也。櫛之遠近。乃

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居句如矩。燭處言

居燭於句。如前。燭之法。矩法也。蒸間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間。必令容蒸然

燭者。必處下。以焚也。捧椀以為緒。緒。然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

手正櫛。有墮代燭。燒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

取厥櫛。遂出是去。先執燭者。既捧椀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于椀中。

至其櫛漸短。有隨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先而交坐于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弃之也。

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俟社則請在

常則否。俟始也。變其社席。則當問其先生既息。冬

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朱長春評。弟子職。是古左塾師學規。以養蒙求者。故韻格相叶。便於童兒課讀。不知何代何師所著。其辭文近二禮中祝銘之體。意成周設鄉學。頒定教儀。管子書中存之以教五鄉之士之子耳。少儀小學。禘述禮節。而此專屬書堂教條。子游示灑掃應對進退。此足略具格式矣。

言昭第六十七 禘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一 禘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禘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管子解一

日本 武欽繇聖謨父一校

管子卷第十九終

管子卷第二十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叅評

唐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 匹湖 朱養純元一

明 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懈，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

孔子曰：水不流則魚死，木不變則葉落。人之物皆然。

沈氏新評上
言高曰所欲
得此言生曰
所欲至可見
人皆有欲特
惠人主自解
其高曰大其
生耳

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
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
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伎則民人附父
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
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
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
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

會彥許惟常
則不變天人
原合

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
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
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
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
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
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
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
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

揚慎評入地
則為對亦間
心裁格而無
沈意

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
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
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
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行則字親切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
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其養子
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
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
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

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常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
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
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
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
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
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
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葉水心評節
不可更至政
所以配造化

李泌評威立於民何可不得

揚慎評此啓深居靜攝之病然有自輕其威者此亦長其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郭正城評人君心如風雨則怨怒不及

劉繼評同民好惡故政樂而令行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彊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朱養純評民
之亡卑必曰
致利不然恐
水載舟亦覆
舟矣

程敏政評欲
銜令必先樂
民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
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
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
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
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
有以亡其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
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而侈
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

沈維垣評靜
佚二字見治
原

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
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
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
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
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
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
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

不言而廟堂既修

張榜評歌樂
美行民憂之
好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朱養和評得
人所以致治
古今一軌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

新。椒。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實。

百姓。憮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實。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何良俊評亦
謂德性馨之
意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
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
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
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
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
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
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
主之所以為非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

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
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為

蘇軾評羿與
造父奚仲取
譬恰中舍道
術巧而未治
其何能治
楊慎評別淺
以見深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
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
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
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
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
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

管子 卷二十一
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為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眾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主之所以為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

張暉評眾理相當語幽括

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為焉。

姚樞評依稀不識不知之風

菑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菑民如仇讐。則民踈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偽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為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

朱養和評鷓冠亦日夜行惟心陰為之行

黃震評調爛美

夜行者獨有之乎
為主而賊為父母而暴為臣下而不忠為子婦而不
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為賢
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原
之隈奚有於高
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
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所謂
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為深故曰大山
之隈奚有於深

吾正評皆衛
人敵主明千
古炯戒

毀譽賢者之謂譽推譽不肖之謂讒訾讒之人得用
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
而禍患至故曰訾讒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
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
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
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人擇言必
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沈則新評顧
憂所以推言
行

蘓軾評舉長
便非計速

小人者在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
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
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
為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
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
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
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

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
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
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
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禮義不計其可否不義
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為賴也故
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
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

李泌評得戒
必諾戒必方
是聖人之言
事

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

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

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

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

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疾

切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

何俊良評善立者去小務大
楊忱評納諫正以肥身

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養食則不肥故曰養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

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

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

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

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

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

朱熹和評惟公則平

葉水心評使
人所以重器

周元會評專
用最壞事

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蝮蟻上如
下子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蝮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
也。以蝮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
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蝮蟻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
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
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
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

孔穎達評無
取者源子取

程敏政評廣
理有新異

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
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
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
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
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為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
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

神續按謂操其要而不泛求也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趙思賢評功失正衰可為急和之箴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汚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劉勰評和之福不止令行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所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戲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

蘇軾評萬物程六一語該盡

黃震評愛中
之畏無不樂
用

柯潛評樂之
生之若君自
為地

退無儀則政令不行。限令於無遺。限令不立。故曰。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

沈則新評扶
持數語可謂
是宗

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為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

曾參評道變
化身濯朴

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張嶠評持滿
最難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

朱長春評卽
惡盈好謙意

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

姚樞評天道
總在同民

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
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為無道。至於滅亡。而
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
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
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
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
視之往。

梅士享評說
到子孫意甚
深漂

張栻評利民
者帝王之寶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
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
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風
歸。古今一也。

何後良評惟
理無私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
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
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
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

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
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
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
身死國亡爲天下僂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
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
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墮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
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

朱養純評勝
敗死巧拙然
巧詐終不如
拙誠

孫子兵法
卷之六
用間

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程敏政評大
小由天在人
善承天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
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
死亾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
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
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必
親

劉勰評可爲
交道
必親當作不
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

郭正域評然
信友又即是
忠臣孝子

沈維垣評量
力而使方能
官人

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
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
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
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
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
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
為。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彊不能之罪。

楊慎評須先
相人品

葉水心評切
中世病

也。故曰毋彊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
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
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
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
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
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

沈鼎新評衡
石程書只是
不自去而善
因

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衆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

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

孔穎達評別
出聖人則知
人不可亂用

姚樞評使不
忘履最微

朱養純評上
蔽下壅故下
不得通上不
得明

也故其位安而民徃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徃
矣。人不言則地曰自蔽之文顯而不言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
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
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天不蔽人之日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
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
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
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
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
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
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
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
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
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為天下法式
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

朱養利評有
物有恒言行
可後再矣

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
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
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為賊暴則天下怨
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亾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
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朱長春評諸解與宙合不同宙合言精自經自傳
一綱一目所自申其說也諸解長條大葉體不相
合義又粗疏明是周秦漢之間法家為管子演其
說而解之拘俗淺漫無所發明亦無證解時或抵
牾不如韓之解老遠矣但解義自三代以來首為
創體與後世就文通詰註疏不同則天地間傳

一家古式宗門耶後來唯郭象註莊借文立論自
相自發雖本宗時謬自成一說其原出於此他皆
經生家門戶耳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按

管子卷二十終

